

繁峙县韩庄长城

保护好长城 守护好家

高俊伟 茨沟营村的长城守护人

本报记者 张志远

11月9日清晨,繁峙县神堂堡乡大山深处的茨沟营村还笼罩着一层薄雾。58岁的高俊伟推开院门,背上的帆布包里,白面馒头干粮压在底层,折叠雨衣、一把木柄镢子分置两侧。这个时节沟谷里草木干枯,把山脊上那段老长城衬得更加苍茫、厚重。

茨沟营村位于镢柄尖山梁的东南,又名应关城,是明代扼守晋冀要道的古军堡。明长城茨沟营段依太行山脊蜿蜒,毛石垒砌、随山就势,2019年被列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2020年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。高俊伟脚下的这片责任区,串起神堂堡村茨老沟段、嘴四的东山段、钟耳寺东山段、南禅房村东山段、北禅房村东山段、石垚沟村南山段,一路延伸到繁峙与大同灵丘交界山梁,总长约10公里。

摩托车骑到山脚便停了下来。高俊伟停好车,钻进灌木丛。初冬的山道愈发难行,荆棘落了叶子,只剩下硬刺。他把镢子往松土中一撑,借力翻过一道陡坎。“我是在这长城脚下跑大的,小时候是看它,如今是守着它。”他说。

这天他巡护的是嘴四东山段。墙体大半藏在枯草之间,有的石基依旧稳固,有的只余一道土埂顺着山势拐弯。他蹲下身,摸着一处松动的砌石,拍照留存,口中念着点位编号:“回去就报给村里。”行至两县交界的垭口,山风一下子灌满衣领。向西回望,茨沟营堡残存的城垣隐在疏林之后。哪一段墙体加固过,哪一丛葛藤正往墙基里钻,全都记在他心里。

高俊伟当过村干部,在任的那些年里,就一门心思琢磨怎么把快要倾颓的墙段修好。卸任之后他没有停歇,2016年接过文物部门的聘书,正式成了一名长城文保员,这一干就是十年。每日定点巡查一段,将七段责任区逐一巡遍,至少要五六天。山里没有手机信号的地段很多,他就靠脚印“记账”、靠眼睛“留痕”。

傍晚,高俊伟回到自家小院。女儿与大儿子在外务工,小儿子在县城读高中,家里大多时候只有老两口。记者问他图啥,他手中的筷子微微一顿:“不图啥。身子还扛得住,就一直干下去。”

更让他心里踏实的,是今年7月起正式施行的《山西省长城保护条例》。长城保护员制度被写入法规,巡护补助、意外伤害保险都有了保障,遥感卫星、无人机等也陆续加入长城动态监测的队伍。

十年晨昏,他用一双双胶鞋把这条10公里的山脊踩成了熟路。他讲不出什么宏大的理论,只认一句老道理:分内的事不能撂下,长城的一砖一石,都得替后人看好。

高政清 好汉山下的长城守望者

本报记者 张林泉



偏关县水泉镇许家湾村,山梁上一方一圆两座敌台遥遥相对,当地人唤作“双子座”。文保员高政清日出上山巡护、日暮踏上归途,把大半辈子时光,交付给好汉山一带绵延的明长城。

高政清生于1957年,是许家湾村为数不多的常住村民。别人陆续迁往城镇安家,他却执意守在这片土地上。2014年9月,他正式受聘成为长城文保员,肩上扛起60里明长城、50座烽火台、33座敌台的巡护责任。

早年巡查没有代步工具,一瓶水、两个馒头便是高政清的全部干粮。往返一趟徒步要12个小时,常常要在山畔亲戚家借宿。荒草没膝、荆棘遍野,残垣危台处处藏着风险。如今,摩托车替代了双脚,巡查轻松不少,但他的责任心分毫未减。他感慨道:“长城,你不钻研它,它就是不会说话的城砖和石头;你若钻研它,它就是充满灵性、学问无穷的艺术宝库。”

高政清的窑洞里,一盘土炕、一张方桌,桌上堆满了史书与资料;铁皮文件柜里,文稿、荣誉证书整齐摆放。他还是一名深耕长城题材的剧作家,创作的剧本、词曲多次斩获国家级奖项。

2019年,高政清自掏2000元,组建长城文化艺术团。二人台、快板书、秧歌小戏,都成了他宣传长城保护的载体。他把长城往事写进剧本,自编自导自演,还制作“爱我长城,爱我中华”宣传牌。黄河电视台播出了他作词作曲的《长城情》等,让长城保护的声音传得更远。

行走在守护长城的路上,其中辛酸,常人难以体会。微薄的补助、繁重的巡护任务、常年顾不上家里农活……面对家人的念叨,高政清郑重道:“房子旧了能住,衣裳破了能穿,长城保护不能中断。”家人终究慢慢理解了他的执着。他留给儿子一句嘱托,“日后我走了,把我埋在这烽火台下,就算离开了人世,我也要守着长城。”

听说民间发现明代长城石碑,高政清第一时间奔走呼吁,积极联系文物部门收存保护。巡护之余,他寻访碑刻遗存,参与长城资料相关内容的编纂,把田野考察得来的一手史料整理留存。

凭着日复一日的坚守,高政清先后获评“山西长城卫士”“山西省长城保护研究十大杰出人物”,入选“偏关县委联系的优秀专家”……光环之下,他依旧淡然,认为自己只是做了一名文保员该做的事。

烽堠无言,边墙有声。好汉山的风年复一年掠过残垣墩台,见证着高政清的坚守。他守的是一道古墙,传的是生生不息的长城精神。

吕庆文 一段城,几代人

本报记者 赵丹琦



偏关县老牛湾村,明长城顺着山势蜿蜒,静静依偎在黄河之畔。

清晨,雾气未散,该村长城文保员吕庆文已经拄着木棍出了门。他的腿自小落下病根,走路有些摇晃,可那条巡查路线,他走了6年,一趟得两个小时左右,寒来暑往,风雨无阻。

身兼忻州长城卫士、长城文化传习站站长、村级文保员三重身份的吕庆文,对村里每一处古堡、烽火台都了然于心。他主要管护老牛湾一号、二号烽火台,从望河楼起、到望河楼止。同时,负责新庄窝遗址、大沙梁遗址等多处古遗迹的日常巡护与看管。“我的工作就是常态化巡查管护,发现隐患及时上报。”吕庆文说,巡护时,他会通过“长城巡查”APP对隐患点位进行拍照、上传,方便主管部门及时安排修缮。

每到旅游季,老牛湾景区游客密集,劝阻游客攀爬长城、烽火台也是他的一项重要工作。遇上有人低空操控无人机,他便仰头提醒:“师傅,再高点儿,别碰着楼!”游客笑着调高飞行高度,他挥挥手,继续往前巡护。让他欣慰的是,现在很少有人争执,“大家保护意识强了,不文明行为明显少了。”

这段长城,吕庆文一家三代接力守护。

小时候,他觉得望河楼神秘极了。站在楼正面拍手,崖壁间会荡起一阵酷似鸟鸣的回音。大人们不说破,孩子们便以为楼里藏着神鸟。爷爷给他讲过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:当年有人打算炸掉望河楼,四角都已经安放好炸药,是爷爷挺身拦下,誓要以命守护。“爷爷说,这是祖辈留下为数不多保存完整的建筑,一定要护住,留给后辈做念想。”这句话,吕庆文记了半辈子。

爷爷是家里第一代长城守护者,叔叔吕成贵是第二代。作为中国长城学会会员,吕成贵常年外出开展长城学术交流,执笔编撰史料,为长城保护留存珍贵资料;闲下来就带吕庆文学摄影,引荐他结识一众拍摄长城的摄影家。

吕庆文对长城的感情,一半来自家里的言传,一半来自镜头。取景框里,晨昏烽燧、大河古垣……一张张震撼人心的照片,让吕庆文发现,自己儿时眼里神秘的土墙,原来这般壮美。慢慢地,保护长城的种子在他心底扎下根。2020年,吕庆文正式成为一名长城文保员。

保护长城是一场接力赛,一棒接一棒、一代传一代,微光成炬,生生不息。“我们一家三代都是长城守护者,守长城、护长城,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。”吕庆文语气坚定地说。如今,他的堂弟吕治国也扛起文保担子,组织村里文保员进行常态化巡护。

受他们一家人的影响,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保护长城的队伍。一家人的赤诚坚守,慢慢汇聚成一群人的共同守护。

韩忠忠 从“放羊的”到“防羊的”

本报记者 赵丹琦



在繁峙县神堂堡乡韩庄村,明长城竹帛口段(俗称韩庄长城)静卧于群山沟壑之间,残垣古墙见证着岁月更迭。

今年65岁的文保员韩忠忠,负责管护该段长城的茨字22号至茨字34号敌台,墙体总长约2.5公里。

韩忠忠早年以放牧为生,常年奔走山间,对家门口长城沿线的一草一木、一坡一径了然于心。2018年起,繁峙县推进明长城竹帛口段及部分敌台抢险加固工程,并逐步配齐长城文保员,开展常态化巡护。熟悉山路的韩忠忠扛起重任,成为一名长城文保员。自此,他仍时常与羊群打交道,只是身份从“放羊的”变成了“防羊的”:防止羊群靠近墙根,踩踏、破坏长城墙体。

寻常日子里,韩忠忠每周都要巡护一两趟,节假日便加密频次。同时,他会定时向县文物保护所报送巡护照片等资料。清晨上山,一趟最少三四个小时,常常临近晌午才返程。一把锄头、一个大号垃圾袋,就是他的全部装备——锄头用来清理墙体周边地表杂草,砖缝里的草则用手拔除,避免植被根系侵入砖缝、拱松墙体;垃圾袋用于装游客丢下的矿泉水瓶、包装袋等。此外,还要检查墙体有无新生裂缝、砖石是否松动脱落。早年放牧的经历,让韩忠忠熟知羊群惯常穿行的路线。每次巡护,他都会重点巡查羊舍周边与长城墙根沿线,及时驱离零星窜入的牲畜,守护长城墙基。

“前几年,不少游客喜欢攀爬敌台,巡护时我们要不停劝阻,防止发生危险和破坏长城;遇到不听劝的,只能拍照留证,上报县文物保护所。”韩忠忠感慨道,“现在,游客乱扔垃圾的情况明显好转;攀爬敌台的现象依然存在,但少了很多。偶尔还有趣事,外地游客远远看见我在墙体周边清理杂草,误以为我在破坏古长城,反而会上前制止我。”

韩忠忠读书不多,但二十多年前,有高校教授下乡宣讲文物保护知识,一句“山上的墙是文物,动不得”,在他心里种下了守护长城的种子。如今,县里每年组织文保专项培训,他次次不落。今年10月,他刚参加完最新一期培训,学习了新的管护思路。

11月16日,山坡上已见薄雪,古墙在寒风中默立。数小时巡护工作结束后,韩忠忠收好锄头,提着沿途捡拾的几个饮料瓶踏上返程,一如寻常。

策划:宫爱文 白雪萍
摄影:张存良等
设计:狄慧珍


长城一号旅游公路偏关段